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权威有效运行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

李存生 李嘉航

宝鸡文理学院教育学院

DOI:10.32629/er.v3i9.3189

[摘要] 教师权威是教师开展教育活动中所特有的影响力,它承载着教师的个人情怀,规范着教育的前进轨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教育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影响着教师权威的构建,当教师不再作为知识的唯一持有者,社会对于教师职业的误解,教师个人魅力的消解以及教师专业素养的欠缺使得教师的传统权威、法定权威、感召权威、专业权威都陷入了困境,以制度权力建设为契机、以新型教育智库为依托、以师生深度交往为纽带、以教育技术为抓手是超越教师权威现实困境的有效突破口。

[关键词] 教师权威; 传统权威; 法定权威; 感召权威; 专业权威; 困境; 超越

中图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 A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也称为AI技术,实际上就是让机器胜任原本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涉及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正表现出破竹之势,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新形势下,亟须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培养符合国际竞争需求的创新型、创业型、智能型人才。^[1]贯彻“人工智能+教育”的教育理念,是教育事业长期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特征。如今,人工智能已经走进了学校的课堂中,调控着课堂教学的有序进行,可当人们沉浸在智能化教育带来精彩成果的同时,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小觑。

1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权威面临的现实困境

汉语词典中,对“权威”一词的解释是指令人信服的权力或威望,或指某一范围内最有地位的人或事。^[2]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了“权威三分说”:即传统权威、人格感召权威和法定权威。学者克利夫顿和罗伯兹以韦伯的“权威三分说”为基础提出了教师权威的四个层次:传统的权威、法定的权威、感召的权威、专业的权威。^[3]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的这四种权威正陷入以下困境:

1.1 教师传统权威的式微

教师的传统权威即从古至今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威望和权力。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教师都被看作神圣的职业,无论是《学记》中的“教师者,所以学为君也”还是韩愈《师说》中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都肯定了教师的巨大作用,学生对教师的敬畏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教师是学生知识来源的唯一渠道。^[4]

然而,随着时代的更替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在不断融入教育领域的同时也对教师的传统权威带来一定的冲击。智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教师不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唯一人选,学生学习知识的来源更加丰富化,知识传播的途径也开始多样化,随之而来教师的社会地位也逐渐降低,教师职业不再像古时那样受到人们的尊敬,而是被看做谋生的手段,教师传统权威的式微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有效施加教育影响,学生也不再对教师完全服从,尤其是在追求师生平等的时代,教师的传统权威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1.2 教师法定权威的衰亡

教师的法定权威是指在国家规定及学校组织的环境下,通过正式的规则和法令,明确给予教师具有法定效应的权

威,法定权威也即韦伯所称的法理权威。

在课堂上,教师可参照事先准备好的备课教案组织教学活动,规定学生在课堂上的活动方向。在课后,对学生行为规范的组织管理中,教师的法定权威同样发挥作用,它以约束的形式教导学生在学校中管理自身的行为。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法定权威却面临着衰亡之势。当运转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从之前的教师一人转变为教师和机器两者并存,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必须依靠教学机器才能顺利进行,此时,若教师过分依赖教学机器时,可能无法依照事先的备课计划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当机器发挥的作用大于教师所施加的影响时,学生的注意力完全被机器所吸引,可能对教师的发号施令置若罔闻。在课后,学生沉迷于新科技带来的新鲜感,教师难以规范学生的在校行为,教师的法定权威处于衰亡之势。

1.3 教师感召权威的失效

教师的感召权威是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凭借自身个人魅力的影响对学生产生影响的权威,师生教学活动是由教师教和学生学共同完成的活动,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的感召权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中,是教师独特感染力及影响力的释放。

“言传身教”一词体现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常用的基本技能。一方面,教师通过口头传授的方式向学生传播相关的知识及思想,另一方面,教师自身的品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行为。根据班杜拉“学习即模仿”理论,人的学习活动主要是通过观察他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并将其作为榜样,进行行为再创造的一种模仿活动。教学过程中,教师潜移默化中充当了学生心目中“榜样”的角色,学生通过观察教师的行为来约束自身行为的方向,教师的感召权威即建立在此基础上。但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的不断结合,教师的感召权威产生的效能却在逐渐减退。在课堂上学生不再将教师作为关注的中心,而是被机器带来的奇异效果所吸引,在以机器教学交互和大数据分析的智能化情境下,教师难以把控课堂上的教学方向,在课堂中常产生混乱秩序,机器的新颖化教学模式勾起了学生的好奇心,“榜样”作用的消退,导致教师感召权威的失效。

1.4 教师专业权威的怀疑

教师的专业权威是指教师通过专业知识掌握和教学能力方面的杰出表现而形成的一种权威。教师掌握的专业知识直接影响着教师的专业权威,教师因掌握专业的知识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崇拜。

当知识的更新速度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时,对于一个事物的理解可能会从多角度进行认知,这时,教师的专业权威便会受到质疑。在以人工智能为背景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知识的传递会遭受多种挫折:首先,学生接受的知识可能远多于教师。学生通过网络、书本、新闻等渠道接触到更加丰富的知识此时,若教师并不精通此类知识,便难以跟随时代发展的轨迹,可能要向比自己年龄小的学生请教。其次,教师在运用仪器操作时也会面临很多难题。开展教学活动的方式发生在以机器教学交互的情境下,学会操作相关机器设备本应是教师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功。然而,人工智能的课堂上,机器操作过于复杂化导致教师浪费了大部分课堂时间,尤其是一些具有较长教

龄的老教师,他们更不熟悉机器的操作使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缺失,使得人们加深对教师专业权威的怀疑。

2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权威陷入困境的归因

2.1 注重教学的技术性,削弱了教师的主体性

现如今的教学课堂上,教师则过分依赖教学机器的使用,将其看作完成课堂教学活动的必经之路。当过分追求技术性运用时,便忽视了教师的主体性,导致大多数教师在频繁的考核中无暇反思、无力质疑。^[5]在设置课堂时间倒计时的过程中,简单10秒钟的倒计时设置需要教师按照规定操作在系统中反复进行调试,不仅浪费了时间,还引起学生思想的抛锚。在上传不同小组学生的课堂作业的图片过程中,教师使用拍照设备时要顾及光线、角度、美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占据较多的课堂时间,学生却收获甚微。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转变了当代以教师-学生为双主体的教育主体,取而代之的是由机器-学生-教师构建的新型教育主体,在这种新型教育主体中,机器占据统领地位并削弱教师的主体地位。过分运用教学机器,会将教学活动中的重心偏移于机器,隐藏了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地位,不利于预想教学效果的产生,导致教师权威的衰落。

2.2 新颖知识供给方式的出现,冲击教师专业性的形成

当今我们所处在信息浪潮不断翻涌的时代知识不再具有更古不变的性质,而包含着新时代下的独特印记。海量增长的信息知识,一方面为人们工作学习中知识获取和个体的职业发展带来更多的选择和可能,另一方面也为人们获取真正所需的信息带来更多的挑战。^[6]教师若不注重新知识的吸收和接纳,仍旧传授给学生老旧、死板的知识,必将因不符合大众潮流而遭受质疑,教师的专业性紧接着受到冲击。在现今的信息全球化时代,大众传媒的方式精彩纷呈,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更丰富的知识,教师曾经所拥有的知识已经没有优势地位,甚至在很多新奇知识方面,教师还不

如学生懂得多。此时,如果教师不及时学习新时代的知识,必将因专业知识的欠缺而阻碍其专业性的发展,难以在学生面前树立“百科全书”式的教师形象,教师的权威也将无法发挥作用。

2.3 后现代教学观的构建,引发了教师教学权威的消亡

后现代教学观提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学生应该作为问题的“提出者”,教师是问题的“回答者”。在后现代教学观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多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其中翻转课堂就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实施学生课后通过线上观看视频、与同伴进行云交流等方式自主学习新知识,课上教师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等一系列环节而展开的教学模式,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是对学生主体性重构的一种创新,同时也是对教师权威的一种潜在威胁。学生是否通过看视频就能掌握知识?教师能否在课堂上把握教学主动权?课堂答疑时间的限度如何界定?这些问题的产生,使得教师权威携带着更多不确定因素,后现代教学观创建的宽松的课堂氛围,转变了学生以“教师为中心”的固有理念,当学生在课堂上拥有过多的自主权,教师难以依靠权威的树立正常安排教学活动,引发了教师教学权威的消亡。

2.4 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使教师权威面临更多的挑战

人工智能背景下,越来越多新颖的教学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以小组合作学习为代表的教学组织形式成为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主流。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合作学习小组中存在集体智慧,这种集体智慧通过组员之间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产生,使得多个头脑可以通过合作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能力来解决问题,且这种集体智慧较不会受到个别成员主观自信、实力和多数人意见所左右。^[7]当教育大数据将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严谨分析并分组后,教师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指导小组内学生的学习,此时,同一小组的学生围绕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极易产生集体智慧,在同伴

效应的影响下,学生会被自己同伴的表现所吸引,学生在同组内设立学习“榜样”,而忽略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行为和教育影响,导致教师课堂地位的下落,使得教师权威构建面临更多的挑战。

3 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权威有效运行的实践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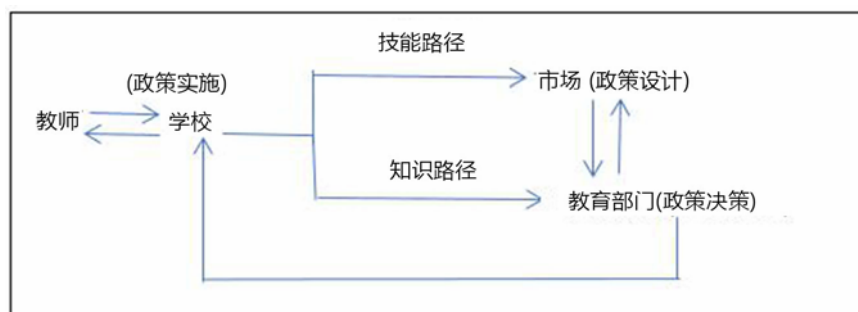
3.1以制度权力建设为契机,提高教师的法定权威

人工智能背景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不再将教师看作知识的唯一传播者,对教师人文情怀的缺失使得教师的权威面临威胁,人工智能依托数据训练而成,人文精神变量在其驱动模型中的缺失,使得人的主体性不断被疏离。^[8]当冰冷的机器在课堂上发挥主要作用时,缺乏情怀濡化的课堂氛围使得教师主体地位呈现失重趋势。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人工智能思维,关注教育活动本身,尊重人的社会属性,真正理解学习的发生机制。^[9]

2018年,党和国家正式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意见》中强调了教师在传播知识、传播真理及塑造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通过增进外部社会赋权、强化政府示范效应、完善待遇保障等方式,进一步增进教师群体的制度权威,使“尊师重道”蔚然成风,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更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10]政府的制度权力建设是促使教师地位提升的强心剂,推动改革教师薪资制度,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将提升教师地位作为推动教师权威建设的关键一步。

3.2以新型教育智库为依托,开发教师的专业权威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传递知识的角色与学生学习知识的角色均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智能技术对知识学习和创新过程的介入,教师与学生不再是机械的“传授”与“被传授”角色分立。^[11]此时,仅凭借教师自身对知识的理解及技术操控的学习,产生的教学效果则微乎其微。因此,构建教育部门-市场-学校的协作



型教育智库是开发教师专业权威的必要之举。

新型教育智库是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来服务和影响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的破解和教育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手段。^[12]当教师在智能仪器的操作和知识解读中出现疑问时,可将所产生的问题反馈给学校,学校一方面可将问题继续反馈给智能仪器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可与相关教育部门产生联系,教育部门可深入智能仪器研发的市场进行实际的调研和学习,智能仪器研发的市场也可以从教育部门收集到的经其整理的知识问题更好地进行仪器设备的改造开发,教育部门通过与智能仪器开发市场进行协同后整合出有效解决策略,并由教育部门将教育建议反馈给学校,由学校作为政策实施者具体到教师对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有目的地训练和提升。(如下图)这种多向协同的新型教育智库的建立是人工智能背景下重构教师专业性的智力支撑和决策关键,也是重构教师权威的有力保障。

3.3以师生深度交往为纽带,构建教师的感召权威

人工智能背景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教学设施和趣味化软件走进课堂,学生可以根据软件程序化和自动化的提示进行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学习,学生有能力通过软件进行学习,却不愿与教师进行互动。^[13]教学机器及趣味软件的高频应用使得师生间的交流沟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无法有效建立教师的感召权威。只有以师生间的深度交往为纽带,才能有效构建教师的感召权威。

师生间的深度交往是以环境、时间

和范围为维度,建立起的多方位师生交往模式。从环境维度上,教师应创造舒适轻松的课堂环境。当课堂活动被教学机器主导时,机械化的教学模式会将本应富有创造性的课堂变得程序化,师生间缺乏应有的交流沟通,所得的教育效果也大打折扣。教师应设定良好的课堂导入环节,通过创设轻松舒适的课堂环境,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在师生交流中形成教师的人格魅力。在时间维度上,教师要合理分配教学时间。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倘若机器化教学占据全部教学时间时,教师自然会在交往过程中缩短交往时间,过于短暂的交往时间必然导致师生间交往深度不够的问题产生。^[14]教师要科学合理安排教学任务,制订弹性的时间管理模式,为师生交流活动预留充足的时间。在范围维度上,教师要超越课堂师生交往的限度。教学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教师不应拘泥于课堂这一方小天地,而要超越课堂融入学生活动群体,主动接近学生,了解学生,创建课堂内外的交往条件。

3.4以教育技术为抓手,改变教师的传统权威

随着时代不断更替变换,当知识和思想不再以独断形式掌控时,教师的传统权威会面临转型。新时代下,以教育技术为抓手,改变教师传统权威是教师完成教师转型的必由之路。

教育技术变革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推动人工智能、智慧学习环境等教师教育课程全方位融合,建设开发一批交互性、情境性的教师教育课程资源,是对新时代教育教师培养的一项重大举措。^[15]当前,教师策划完整的教学流程时,必然包含课前教学目标的设定、

日常授课、课后学生作业的批改及教学活动的检测指导等内容,然而,实施整个教学活动需要教师花费较多的精力和时间。教学目标的设定需要教师课前进行大量相关知识的搜集和研读,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可以通过资料信息的广泛收集进行深度的整合和分析,提供给教师全新的视角来设定教学目标。当进行作业批改时,教师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不仅促进教学活动高效完成,而且减轻教师的心理负担。教学活动的检测可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具有人文关怀的教育检测中,可以从全方位角度共同检测教学活动,为教师再次开展教学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时代呼唤教育。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宣告着教育也步入了智能化阶段,教师也必须向新型教师转变。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却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威胁,对教师权威的影响也不例外。教师必须意识到人工智能只是教育的手段,不能沉浸在智能化教育带来的成果,而忽略教师自身的作用。新形势下,教师必须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仔细分析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显著特征,突破教师权威的困境,将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引领到新的高度,为智能化教育的推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课题“陕西省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研究”(批准号:SGH140666)。

[参考文献]

- [1]徐晔.从“人工智能+教育”到“教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5):44-50.
-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商务印书馆,2012:1076.
- [3]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3.
- [4]徐璐,张杰.信息化时代教师角色重塑的路径探析[J].新课程研究(中旬刊),2018(14):115-116.
- [5]魏戈,陈向明.主体性的浮现: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教育性意义[J].教育学报,2019(4):72-79.
- [6]余胜泉,王琦.“AI+教师”的协作路径发展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9(4):14-22.
- [7]周详,张泽宇,曾晖.长期合作学习小组中集体智慧及影响因素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2):231-237.
- [8]潘军.AI理性价值智能的隐忧与消解[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4):10-14.
- [9]吴刚.从工具思维到人工智能

思维——教育技术的危机与教育技术学的转型[J].比较教育研究,2018(4):51-59.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R].新华社,2018-1-31.

[11]李建中.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学习与创新教育的转向[J].中国电化教育,2019(4):10-16.

[12]韩玉梅,宋乃庆.新型教育智库的组织形态和研究路径[J].教育研究,2019(3):145-153.

[13]陈亮,党晶.中小学师生交往关系的失真与重塑[J].课程·教材·教法,2018(6):118-124.

[14]王润,张增田.师生交往下视角下的数字教科书价值与限度[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1):112-117.

[15]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R].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4-13.

作者简介:

李存生(1976--),男,回族,甘肃天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李嘉航(1996--),女,陕西省洋县人,汉族,宝鸡文理学院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